五先堂文市權酤

五先堂文市權酤卷之二

目錄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二

楚郴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仝校
男　伯巘
　　仲璘　仝録

法度篇

法者天下之公也。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啓之五觀。周公之管蔡。雖父子兄弟之親。不能私也。毋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毋。

吏之于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
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齊民莫如法
此可以決矣昔韓昭不用申子之謁而曰敗
子之道魏世祖不私賞罰之法而曰朕與天
下共之誠以法者不容私也故法之所在鉅
子腹䵍不能私其子理之所曲羊舌肸不能
庇其弟等威不可僭則芋尹可以斬令尹之
旗逃藪不可開則臣下可以執王宮之匿法
在茅門則雖太子踐霤而廷理得以斬其輈
法在甫旅雖以楊干亂行而司馬待以戮其

僕。令在如期。則雖以顛頡後至。而晉人得以
正其法。犯殺人之禁。則雖以湖陽公主之奴
而不能逃強項令之誅。殺王者之使。則雖以
薄太后之弟。而必下自引分之詔。大中大夫
至貴也。一戲殿上。而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
太子藩王至尊也。不下司馬門而公車令能
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
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小官也。得以將
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凡此者。豈過爲是
激厲堅執。以示抗卬。法在故也。今家人之治

產也相恐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遲餉旅饑饉溫衣美食必是家也相餘以衣食相惠以逸樂天歲不然嫁妻賣子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惠之為道偷樂而後窮是以人主作法于顯以禁天下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所以治也雖然法固有不可行者扃鐍雖固不能不窮于負篋擔囊之盜檻車雖厲不能不窮于刻軸麻約之奸是故以東漢之苛察而河南南陽尤不可問也

法度篇尾

因民篇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貍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鉅衡不若堙穴伏櫜古人極于德中世逐于知當年爭於力故先王以政繩之聖人有言曰規有摹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言世變也是故鼉鼓輿而蕢桴廢汙尊息而几蓬張大路起于椎輪龍舟生于落葉忠變為質質變為文狩世者不順其勢而欲以文反于忠是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是日食大牢而使

之茹殺也孟奔引牛之尾膹裂而不行十步條貫其鼻則童子策之矣司馬蒯聵提劍之鋒則刖其指若提劍之觚則凡夫所擊無不斷矣故順其勢則爲提劍觚而逆其勢則爲引牛尾此其事之章明較著者也故結繩之約不可治亂秦之緒下羽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夫爲國之道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法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法致平是以藥石養生也如使承百王

之會值亢運之際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出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鞬靳以救之豈復
鳴和鑾清節奏哉故因時之勢順人之情治
道之要也雖然人情亦有難盡洽者美色所
悅也軒皇愛嫫毋而鄙洛英陳侯悅敦洽而
醜陽文嘉樂耳所好也漢順勝山鳥于沙門
文侯貴椎鑿于金石臛蠵臑熊衆口所嗜也
而文王嗜菖歜春蘭秋蕙衆鼻所芳也而海
人隨臭人心難一類如是矣故禹決江河民
聚厖石孔子攝相民歌麛韠子產聽鄭民有

謗言。然則君子之為政。固當順民。亦不必一一適民也。而況終無不適之民哉。

因民篇尾

順治篇

馬蹄踐霜雪。毛禦寒風。齕艸飲水。性也。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烙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馬之棧之橛之策之。馬之死者過半矣。陶曰。我善治埴。圓中規。方中矩。匠曰。我善治木。曲應鉤。直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治天下者。不可以三治治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則環而聽之。故鶢海鳥以大牢。則驚悲不食。載艤以車馬。則獝

走不安樂鴆以鍾鼓則悲駭不視非其性也夫萍根生于水木根生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自然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兩水相合而流圓者相轉窾者常浮自然之勢也天不能秋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人物不能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物禹决江河爲天下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教樹秇爲農功始而不克使禾冬生豈人事不至哉順其性也韓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道在勿撓。唐太宗曰。治天下如建屋。戒在數移。牧子曰。治天下猶作牧。患在害馬。此皆順之說也。不觀之種樹者乎。一日百往者槁。三年而亙者拱。數治則殘。不擾則生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一切因順。如姒氏行裸國。裸入衣出。如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如孔子變魯。獵較行兆。如叔孫鄙生謁高祖。短衣叱使。誠順之也。禹之行天下也。水行用舟。陸行用車。塗行用輴。沙行用鳩。山行用欙。泥行用橇。周園王之養虎也。不以生物予之。懼其

殺之之怒也不以全物與之懼其裂之之怒
也治民者如禹之變化則無行不宜如圍正
之養虎則可以媚養天下矣

順治篇尾

持要篇

昔人有子乘父車而馬不進者遇造父耕其于請助造父攬轡而馬行矣茲鄭子引車上高梁難之鄭居轅而歌前者上後者趨而輦乃上矣故國者君之輦也勢者君之轡歌也苟爲無術則齊王躬聽計披押券而吏削其中魏昭習讀法閱數簡而卧隨其右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身勞于國知盡于事非所謂追日影之夸父逐之隅谷而不免道渴者邪非所謂遊少海之士棄煩且之良舍騶

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者邪夫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靜立安坐而至因其械也夫必恃人主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上不太勞而民不太安乎故曰使匠化而爲木則不能治木紅女化而爲絲則不能治絲使聖人化而爲民則不能治民是故聖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報無爲故能使衆爲也今宮室之美[illegible][illegible]曰恭王之宮而不言匠文繡之華不美

纖者而曰恭也之服故處大官者不欲小察管仲之薦代不取鮑叔之煩細而取隰朋之惇大曹參之爲相不倍蕭何之約束而訓齊相之謚寧太宗戒房杜之受詞謂非宰相之職玄宗不欲姚崇之序吏云非大體之存彼豈惡才諝之臣哉謂夫屑屑者之非體也譬之牧馬以馬課圉則馬自肥至廐案馬則馬益癯政尚大體章章如是矣

持要篇尾

政體篇

嘗謂有天下者以天下爲樂娛耳目供鼻口其患至于饑色酐黣五情爽惑以天下爲勤竭聰明盡知力亦至于饑色酐黣五情爽惑夫政自有體也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御于車上則驥不勝人矣控馬之轡則四馬盡力弛轡不執則馬逸而走矣人主之馳騁天下亦有車控御臣下亦有轡乘其車而御其轡明主之所以治天下也今夫救火者挈壺抱甕而赴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

人則制萬夫。故臨江而釣。雖有箴芒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杆烏號彎綦衛。重之以羿逢門之巧。不能與羅者競多。是以聖人不親小務。賢相不躬小事。虞舜上治。不自爲官。李泌爲相。不主一職。丙吉不問橫道之人。而問牛喘。陳平不答錢谷之問。而曰自有主者。漢王入關。諸將爭取寶物。而蕭何獨收圖書。唐宗每克城。人爭取賄賂。而玄齡獨采人物。巫馬期戴星乃治單父。而宓子賤直鳴琴而治。墨子救宋。重

跖來往而干木鎮魏身不下堂而安誠得其要也摠天下之要則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所聽睹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故君子不出堂序而海內之情舉集也揺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拊其本則徧揺矣張網者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難引其綱則魚已囊矣主道約君守近凡役萬形得一乃成一也制令兩也從聽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聖人擇兩法一一立而萬爲用則天下治矣雖然有臣之勞君乃得逸故治大者宜簡莫簡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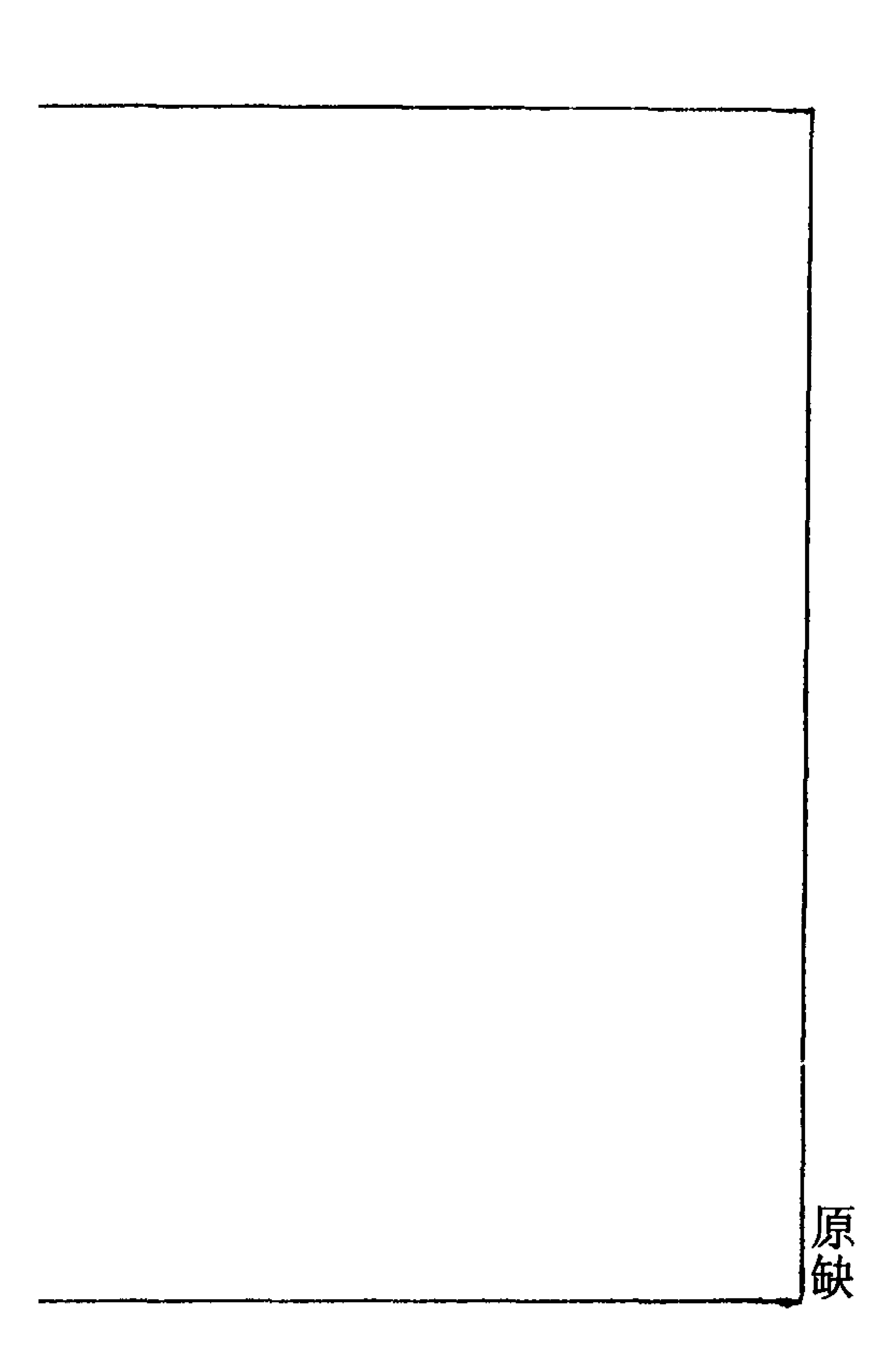
君。而相次之治小者宜客。莫客于令而守次之。龐士元之簡。令而君也。隋文帝之客。君而令也。皆失其體者也。

政體篇尾

亂分篇

一兎走百人逐之非一兎足爲百人分也分未定也積兎滿百行者不顧非不欲兎分已定故也分未定則聖人屈力分已定則鄙人不爭故治國先定分也昔匡倩對齊宣曰儒者不博不弋不瑟惡博之殺梟也弋之下害上也瑟之大小易序也此名分之說也冠雖敝首必戴之屨雖新足必踐之尊卑譄無辨與名器一假僭逼遂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腓大丁股難以趨走一棲兩雄其鬭嚙囓一

家二貴。事乃多廢。木枝扶疎。將塞公閭。故上之人。泆壞聖人之藩墻。下之人。亦以禮教爲疣贅。侷鐍不固。緘縢不攝。則胠篋探囊之小盜入。固侷鐍攝緘縢。則負篋擔囊之大盜至。鄭京欒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漸不可長也。世不復振。衰以仍衰。曠世而擬。不少桓靈越國而來。皆猶崔子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而要之皆自君胎之故。侯同璧馬之賜。屬惠王寶以禮假人。婦執幣玉之將。魯莊公先去制爲亂。



原缺

正名篇

名分所以維世也。今夫遏衝堤之水者。得尺土而可憑。天子堂高九尺。所以防衝隄之患也。刻木人而拜者。析爲薪而猶忌。人臣拜下之禮。所以示人之知忌也。故國家之勢隆一而治。二而亂。天下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君不見夫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知不勝而力不若耶。分在也。分之所在。一人居深宮。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人于萬里之外。瘠夫羸老。付之寸印。進退萬夫。如羊豕然。

故明主之正名也。使人視君父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分。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是故以晉文之功可以賜享。而不可以許隧。于奚之勛。可以予邑。而不可以請纓。誠重之也。桓公以葵丘下拜之禮。明周室之尊。仲尼以黍不雪桃之言。明名分之重。漢高用董公遮說之策。而激天下之心。趙襄賞高赫守禮之功。而存萬世之分。名之所係。其重如此。故周公閱聘魯。而辭昌歜形鹽之享。管仲入周。不敢與上卿之位。卻至不

受懸享于楚穆叔不拜肆夏于晉王導不敢
並御座之照荀或不忍見九錫之加非以明
分哉其他魯人投曳維之籥鄒臣郤齊潛之
吊仲連不許新垣之帝秦邾婁不受徐君之
含玉王孫滿折問鼎之楚子嚴延年劾易主
之霍光季孫不受莒僕之逆子路不要小邾
之盟張昭叱邪貞之下車劉子羽禽范瓊之
悖禮董狐嚴趙盾之書李勉彈崇嗣之慢皆
執爲名分計也孔子見遠至之人荷杖而問
公搏杖而問父母置杖而問兄弟杖步而問

妻子。石䄄之見亡者。先問君兕。次問父兕。而余不及焉。孔子以六尺之杖。明情分之後先。銳夫人以兩問之語。明大倫之輕重。此言雖小。可以喻名分矣。

正名篇尾

感應篇

上者感也下者化也昔直躬証父而令尹曰直于君曲于父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三北而曰有父在君子孝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臣也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君子賞而魯人易降北則上下之間可不慎所風哉榮啓期三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一徽而楚王終歲憂聲所感也韓獻子中御郥夏關弓而不敢射鍾儀對不失辭晉侯再拜而解其縶禮所化也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孫叔解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技所神也聲容伎秖深入如是況下之感上哉列子顏後觀影而知枉直隨乎形墨子見染觀絲而知蒼黃係乎入乃知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故居食有所漸則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頭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氣化有所釀則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臭味有所交則梨接桃者其實甜梅接杏者其實甘形體有所肖則胡夫越婦其子髯面而趾足蠻夫羌婦其子拗鼻而昂

首此皆感之所致也故后宮有大練之衣則天下必以羅跣爲羞大臣有蔬食之風則四方必以膏粱爲耻夫齊之紫衣以君爲好惡鄒之長纓以主爲吾斷是以士會當國盜迯于秦吳起吮傷下多死士郡有龔遂而買劍者易牛邑有王彥方而盜牛者不拾劍宋祖以黃袍感錢俶而焚香致貢憲宗以魏博行賞而諸叛歸心德宗以罪已下詔而反者削號夫感應之機亦誠神矣乎故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所不爽也用民亦有種焉審其

種然。後可以得民之用。有如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史之所誅。上之所使。四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此民所以重從君令。而輕爲之梗也。雖有十黃帝。不能治矣。

感應篇尾

化民篇

月者群陰之宰也月望則蛤實月晦則蛤虛君之化民月之于蛤也嘗觀少年終日袒裼過衣冠之君子則逡巡而却退獵夫引矢于山過浮屠之宮則肅容而斂袵孰謂民不可化哉黃帝與炎帝戰板泉之野帥熊羆虎豹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氣致者也堯使夔典樂擊金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者也異類可以人感而况其同類者乎夫唐氏之魚出于策筞辛氏之

魚躍于堂堂食之化也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水土之化也意氣相感誠有如是故舜耕歷山田者爭磽确而讓肥饒釣于河濱漁者爭湍瀨而讓澄潭仲尼爲魯司寇沈猶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踰境而徙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孰謂感之與應不如響之與聲乎是故齊宮作男餙國婦皆冠服燕毋客入宮國俗出妻妾晏子作新東國人多轂擊越王式怒鼃國人爭獻死宋君賞傷戚喪門多毀瘠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創瀫，明帝好文學，羽林皆明經；安帝薄文秇，學舍鞠為園蔬，善哉漢之謠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高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上下相應，理有固然耳。雖然猶有不可化者，軫沐之國，以棄母食敵為習；啖人之國，以析肉為孝；義渠之國，以升霞為高；射姑之國，以水先為美。此皆無所施其化者。鸜鵒不踰濟，狢貉不渡汶，天若限之也。至若豪傑之士，有不待文王而興者，後世之主，烏能金口而木舌之哉？解在乎奔蜂不能

化雚蠋越雞不能化鵠卵矣

化書卷尾

去智篇

去聽則聰去視則明去智則公任耳目心智則十步之間而耳不能聞惟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以其棄至[illegible]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昭侯辨宗廟之豕申子以為大察詹何辨白角之牛韓子以為與愚童同功求人成象楮何取一葉之工朱漫學屠龍徒費三年之苦見淵魚者不祥察眉睫者盜死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于拇者

決之則泣。扶于手者。戲之則嘵然則知何假
人益哉。列燭然宵夜光如晝終不如晝千罹
抱汲流水若雨。終不若雨巧女剪綵林花如
春。終不如春三軍檛鼓聲聞若雷終不若雷
任天者便任人者勞也。況知有所用則有所
蔽。故心在于人衆子不能調一步之馬心弛
慮亂自公不能知貫順之技心在遠界則荆
莊不能見莊蹻之亂心窮奔若鶩則孫武不能
保七行俱下之敵作環羅撓宮室若轉瞬回
覺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衣衣之紋[illegible]惑之也

故求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乃出于不事聖人以必不必故無事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事多事者其始以知用之其中以知失之其終復以知增之以知增知是猶颺火而使無焚也撓水而求其清也俾人窮單車之力爲軸之折也因加軸其上以爲備而不知實趣其折楚王佩玦而逐兔虞其破也因備兩玦以爲用而不知兩玦相觸益疾其破噫今之人辨非坐堂觀猶在井力薄迴瀾才虛照石而欲增知故以窮于九天之上九天之下

不亦難哉。

去智篇尾

伺察篇

日月經乎中天，而光被四表。雷霆震搢乎上，而大畏民志。如日月曰：吾依依焉，晴室必至，則小乎日月矣。雷霆曰：吾轟轟焉，遶天下求不道者而擊之，雷霆不已褻乎。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以天下為羅，則雀不失。夫知奸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君子誣矣。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見說之弟子，以不解解師文之琴瑟，以不窮效漢陰丈人之灌園。

宰鑒隧抱甕而羞爲桔槔之械。周鼎之著垂。宰令齕其指。而勸爲大巧之禁。意可知也。今之人。刻心用知。而神眞消索。雖識奸得情。而畫彫本體。如襄疵伺趙情。而告鄴。秦侏儒伺左右而發奸。衛嗣君伺縣令之蓐。而賜之席。子產離兩造之聽。而得其情。子之佯言白馬。以試左右之誠。韓侯固求亡爪。以占左右之愿。陽山君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淖齒聞齊文王之疑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卜皮聞御史之陰情也。乃使少庶子。以

知之戴驩聞李史之受笥也乃遣閒輼車以知之齊之求殺蘇秦之賊也乃謬肆秦尸以得之周主索曲杖而神其術西門豹亡車轄以顯其明韓昭問黃犢而群吏悚商太史訊牛矢而市人懼龐敬僞召公大夫而市者不敢爲奸趙廣漢爲缿筩鉤距之法而民不敢匿非若此者其一時非不稱神然而用億任逆去眞體遠矣故知者不費伺察不煩發摘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嘗一臠之肉而知一鼎之調蓋

惑載中虛。荊棘自起。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故曰。塞師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攦工倕之指。削隱恠之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伺察篇尾

失政篇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君子之政以德不以刑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焉子産相鄭刑三殺一而桃李之垂不援錐刀之遺不拾尹翁歸治河東取一警百而吏民服仇香以鸞鳳而化孝子劉寬用鞭蒲而消梗民則煩刑何爲者哉顧天下亦有非鈇鉞莫能威者夫庖丁之解牛十二年而芒刃不缺者以衆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斧則斤令恩厚者人主之芒刃也而剛健者人

主之斧斤也。天下亦有髖髀。釋斧斤而用芒刃。不缺則折矣。故夏日積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暴者爲煕和。年旱而雨。幸雨者。如越國見父兄。月旱且雨。如孤寂遇故人。若淫雨不息。則人將仇之。然則義固不可勝。而仁亦不可沉也。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翫之。古之仁柔者。若平陽君以目殺人。趙王竟以權寵之盛而不誅。竇憲以勢侮公主。章帝竟憐皇后毀簪之請而不問。章悖廢孟后。哲宗明知壞我名節。而不能戮恭顯害望之孝

元日泣殺吾師傅而不能戮田氏之盛齊景不能裁乃登臺而發誰有此國之歎石頭城之惡晉元不能討乃致爵而令百官之朝劉向奏王氏之勢天子僅止于嘆息悲傷李綱劾梁氏之權順帝僅止于面許其是京房指主上之奸漢帝徒云已諭司馬指惠卿之類神宗爲之默然周墀陳赧獻之擬文宗自謂不若所謂君道乾健果安在哉國事下移冠履倒置即有不能堪者不過發冲帝跋扈之言抱唐宗家奴之憤效譙王鉛刀之割其能

正法者。則國忠誅。而無補天子之辜。蜀京攸貫勔貶。而無撓戎馬之及郊。梁冀殺。而非爲宗社之正法。亦何造于國。而爲之哉。

失政篇尾

仁柔篇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脆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故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故聖人以約爲紀淮陰隱勇于胯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于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明而晦用之剛而柔出之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柔詎不貴哉顧所貴于柔者以德斂鋒也非以愞醲禍也語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

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馳步孟賁
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是以晉厲不能御
諸卿而卒中長魚矯之料魯昭不能制三家
而卒罹乾侯之難靈臺之飲衛君怒而不誅
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羨鄭君怒而不僇故子
公弒君渠彌之罪昭公知而不殺故辛卯為
逆子太叔不忍聽子產之教而起萑符之盜
春申不忍用朱英之計而有棘門之難齊王
太仁于薛公太不忍于諸田而成矔知其為
亂萌媿王慈而不誅有過惠而賞及無功而

卜皮謂其爲亡兆桓帝懦弱滋亂崔寔退而作政論文宗姑息三鎮杜牧出而釋罪言晉武不正楊駿劉毅方諸桓靈元帝仁柔好儒中宗知其亂漢是以呂范不竄蔡確謂之絕惡不嚴高宗不主李綱謂之英哲不足蓋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是以靈帝去董卓而得曹操魏孝武逃高歡而遇宇文皆恃德不剛故無之而能制也他如李斯不欲倍扶蘇而卒搖于趙高之三說伍被不欲從叛逆而卒奪于淮南

之二心。二人者。皆以不決致咎。所謂受仁柔之禍者也

仁柔篇尾

用人篇

無為者。用天下而有餘。有為者。為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故古之王者。不我賢愚。因賢愚而賢愚之不我是非。因是非而是非之。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富雖窮海內。不自有也。折節以待士。厚祿以予人。故能成天下之功。後世之主。襲用人之名。而不得其用。雖有所任。僅靡以虛名、故賞賜則歸近習。服役則在臣工。世太則

養優伶。難至則用將帥。夫役則賞之。用則養之。所賞非所役。所用非所養。而欲以成功。非所聞也。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羅。而士不得以爲緣。夫財者君所輕。而身者士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所聞也。甚則惡賢者之樸。而更進不肖之麗。忌賢者之直。而更引不肖之諛。是猶騎者惡馬之奔踶。而更取偶馬跨之。其能行哉。夫賢不肖之別。尤狼莠與嘉谷並茂。而味則遠矣。駑驥同棧。伯樂爲之咨嗟。王

石同梀和氏爲之歎息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雖有賢人與不肖同以是來士尤桀然負建鼓而求亡子也臣不遇主箕子佯狂接輿避世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賢士伏處太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栗乎廟堂之上其何能天下故王遵首告卿聊在用顧賀以收人望眞德秀入對在用賢臣以結人心良有見哉故曰人君樹風以感士即九九之枝不可棄也非是則莫與集衆思也修

德以召士。則爚𤊹之火。不可不明也。非是則莫與致畢征也。用人者如此。庶幾得士矣。

用人篇尾

課官篇

磐石千里非富也象人百萬非強也令地不墾而官多曠與磐石象人同矣故用人不可不審也視鉛錫察青黃歐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擊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察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則臧獲不疑駑良故試官課功所以試龍光而辨汗血也今用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絫愚者之所易以收智者之所難國不易治哉是

以明主重之。因才授任。因職課能。不以弊貨人。不以進阻人。欲除請託之行。則如符堅之責所舉。欲稱才官之任。則如趙葵之擇所因。可也。超擢以待豪杰。則如寇準之用不以次。淹貶以待匪人。則如王旦之勿相小人。可也。略短用長。則任小事糊塗之呂端。因人知行。則任寵辱不驚之盧承爵。可也。去鄉舊之弊端。則郭攸簡杰俊之說可行。占官吏之庶否。則歐陽修設觀察之任。可舉也。楚人之苗思賤而乘輿。輿乘而踐。益衆韓人之馬思癯而

立庶正正立立而馬益癯故冗員當汰也李陵而廢步伐不旋踵而敗造父而事疾驅不崇朝而逸故資格難盡廢也言可用則寬其人勿如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人有過則許其新勿勿如晉錮欒盈而處之極至是則賢才係于自効而不敢愛其身食壬畏其嚴明而無所售其巧康哉之歌可坐而聞乎不然課之無法稱之無衡使愚詔智使不肖臨賢將百姓賤之如讎惡之如鬼欲相與伺間而投籍之去逐之欲百姓無議我胡可得焉

課官篇尾

愼任篇

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于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于州郡蓋求金于沙揚之汰之不爲不精及投之洪爐火烈金鎔飛者鉛錫沈者瓦礫選才者嚴之正欲無瓦礫也是以明君用人必愼重之代宗欲相李泌而試之以刺史宋祖欲以邊光范爲中丞而試以御史臺藝祖謂翰林宜稱儒而責之寳儀太宗以學士爲清署而任之張洎錢若水宋祖設參知政事以分相權設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何

任人之有制也。唐玄宗置相。必問如九齡。宋祖置中丞。必得如温叟。何求人之慎也。盖納陛止輦之君。重之于上。連茅拔茹之臣。自不敢輕之于下。如山濤甄陶人物。著爲格事。吕公弼奏罷冗員。克清仕途。朱浮懲守宰數更。而請行久任之法。王嘉以守相屢易。而請復文帝之舊。杜預立黜陟之課也。委以達官。彈以監司。而奸弊以杜。左雄上久任增秩之議也。限年有令。謬舉有禁。而選路爲清。此皆用人之龜鑑。而有國者之所當行也。後世君臨爵

祿士急進取進人者有如拜乞而求進者不
如市貨王戎以三語辟阮瞻文帝以利口拜
嵩太竈養爛羊之誚委任非人擢槌鑑脫之
譏銓衡何在齊制六年一擢爲小滿而遷換
靡常守文以周禮定六官而治功罔益常袞
欲除僥倖一時之賢愚同滯崔佑甫欲收時
望二日而八百同除蔡京率意更定官制而
元豐之制大壞裴光庭請以資格用人而循
滯老夫得志京房作考課吏法而失于苛細
少遺大體劉劭作都官考課法而七十二條

徒校米鹽。陳群置中正以定九品。而權在其手。奸敝日滋。劉毅目為奸府。崔亮以年格用人。而不問賢否。厲行魚貫。北魏自此失人。用賢無術。可勝道哉

慎任篇尾

器使篇

泰越之幹鏃以精金劚以勁翮加之強弩之上立貫犀兕若用以敲朴則無異于朽槁之梃甚景之劍光搖赤日氣干紫電使之截盤匜斷蛟龍運掌不留行若用之刈穫則與恒刄無擇是故大鵬無戒旦之用巨兕無馳逐之才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梁麗之衝不可以塞穴各有所用也故曰蘧蒢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侏儒不可使緣朦瞍不可使視聾聵不可使聽瘖啞不可使言如必以用責

人。天下將無全人。故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夫士之有才。如耳目口鼻之不可相借官也。使鷄司晨。狐執鼠。以天下治天下。其勢自安。故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故才苟可用。勿問盜嫂受金之平。畧苟可將。勿問倍毋殺妻之起。髡鉗之奴而爲廷臣之所不及。則不廢其言。養卒之功而賢王之所不能。則勿棄其計。如是則各授其能。上乃無事。而天下之賢。皆爲之用。夫王良所御

皆驥非能增馬也能順馬之性作馬之氣而以驥待馬故駑駘皆化而為騏驥使御之無道騏驥能展其足哉世主待士遇之不如其責之厚用之不如其慕之殷昔秦王見非子五蠹之書曰吾得與其人遊雖死不恨及非入秦而竟以譖死漢武見子虛之賦曰吾安得若人而一見哉及得相如而官不過上林監噫彼秦皇漢武者前何契士之深而後何待士之薄也豈其不能用耶嗚呼繞角之役析公教晉夜軍而楚失華夏彭成之役雍子

發命于軍。而楚失東夷。州來之敗。子靈通吳于晉。而楚罷奔命。鄢陵之戰。苗賁皇分兵南克。而楚失諸侯。夫析公。雍子。子靈。賁皇。皆楚之良也。而爲晉用。則楚之不能用也。有賢不用。而爲他國資。李斯所謂借寇糧而資盜兵者。可慨矣。

器使篇尾

適用篇

騏騮一日千里。然搏兎不如豺狼，蘭蕙芬芳几席，然覆垣不及雀葦，猿猴離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駃騠不如狐狸。曹沫奮劍，一軍不能當，使釋劍而操銚，則不如老農。故物舍長而責短，則堯有所不及矣。合歡則歌採菱而至拖石，則歌嘘嘆，非無激楚之音，不如嘘嘆之宜也。卞莊子之入朝也，趨蹌鳴佩，而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非忘其鳴佩，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之麗，足以會八音，

而人悅之。則不如瞽師、侏儒之美。虵御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鶚。則不如泥丸之勁。今人處繡户洞房。則襏襫不如裘裳被風帶雨。則裘裳不如襏襫。以此觀之。隨才器使。不可誣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邪野之聲。非子貢不若馬圉。吹籟不若野音。各有適也。麗士元不治于耒陽。而治于別駕。蘇秦不置二頃。而善相六國。陳孺子困瘁于治家。而懷六奇之畧。蔣琬敗績于百里。而爲三台之摽。人亦各有器。

也取威距敵田文不如吳起而輔少撫疑吳起不如田文面折廷爭平勃不如王陵而安定國家王陵不如平勃分職效能仲父不如五賢而定覇爭王五賢不如仲父使用之不適長者有匠斲之悲短者有鳧續之病烏能治哉故荆軻慕燕卅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圖長平之策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非巧于格天而拙于遇主也司馬喜臏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于魏而卒于應侯非巧于秦中山而拙于宋魏也

用之者未盡明而使之者未盡恕也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各盡其力而効功焉然則用人者商歌之士雞鳴之客才各有施可以一槩棄耶

適用篇尾

擇賢篇

爲人臣者。辟之手然。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莫邪傅體。不得不搏。其義然也。自此義不明。而忠邪溷矣。後世用人者。以非爲是。指不肖爲賢。其用之也。誠賢之也。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爲僇。夫差賢宰嚭而惡子胥。故滅于越。鄭子都賢慶建而弊。晉靈賢參無恤而亂。夫知賢不知擇。是自以爲有伊皐之選。而不知實受燕齊鄭晉之禍也。墨子悲染絲曰。入蒼而蒼。入黃而黃。五入

而五色矣人主亦有染舜染于伯陽禹染于
皋陶湯染于仲虺武王染于太公使四君非
其染禍寧有極哉是故明主愼染必愼擇之
人皆寐不知盲覺之視則盲者窮矣人皆默
不知喑問之對則喑者窮矣犬欲得力士而
聽其自言則人皆烏獲授之鼎俎罷健乃分
故官職者士之鼎俎也弗授之職而欲擇人
是不煩視而定明不待對而定辨也如是則
賢其所賢非其所非國不以大壞乎楚將宋
鄜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仁其國宋聽子罕

困墨翟而敗魯聽季孫逐孔子而微頃襄左州右夏以殞其國懷王内鄭袖外張儀以死其身趙王登顏聚而殺其良臣李牧齊王建信後勝而殺其故世忠臣此非不知擇之故哉鹿形似馬而逸于馬豺形似犬而捷于犬然有千金之馬而無十金之鹿有十金之犬而無一金之豺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擇有用之才則得才之用古之人君每以得賢受其休焉是以宋宗親試士期以拔十得五士貞子救林父不以殺賢資敵也噫衛靈無

道得三臣以不喪。尚洋殘如桀紂。以信賢得不亡。擇賢之効。顧不章章著哉

擇賢篇尾

信心篇

今有失火者。一人欲奉水而灌之。一人將操火而益之。二者俱未至。而心之所分。人品判然若天淵矣。故心之端甚微。當辨其眞也。君子觀人。必知其心。心之所是。雖有失而不罪。心之所非。雖有功而不賞。秦西巴不忍一麑而孟孫以傅其子。箕鄭不動壺飧。而晉文以諒其節。章子不倍父言。而齊威以知其不叛。陸抗當兩軍之敵。而知羊叔之不酖。孔子聞登臺之變。而度季路之不生。誠有以察其心

也他若吳起殺妻以求將而齊卒疎之要離焚家以盡忠議者短焉易牙膾子以食君而管仲以爲不仁梁車執法以則姊而趙成以爲不慈樂羊烹子而得中山而堵師贊以爲大忍是故曾從子請爲衛相劍于吳而衛君疑其將用之于衛嗇夫以琹環悅中行氏而文子恐其將以中行求悅于人侯景投梁而背高歡之德蕭介知其必復背乎梁然則立心可不慎哉昔伯嚭以吳庇越句踐殺之丁公以楚翼漢漢高斬之夫二君者豈仇德我

而爲是寡恩哉不以一人之私德揜天下之公非正誅其心以垂之戒也顧世又有事則同而心則異者如田伯好士以尊其君白公好士以亂其國公孫友自刑以尊百里豎刁自刑以諂桓公周公金縢以存周王莽金縢以篡漢伊尹難出以重道殷浩難出以養名其用心則同其所以用心則異是可庸不辨乎吾獨慨夫世道浸衰知心人杳以比干之七竅而爲受辛剖以武穆之精忠而爲宋髙戮所謂倂傴覆酒之妾不免於笞也是以明

主之治。上欲易事。下欲易知。如光武之乘騎按部。赤心以待銅馬。如宋祖之卮酒共飲。推心以待劉鋹。期以其心爲天下知。又何難于知天下之心哉。

信心篇尾

公利篇

財賦安危大計也利出一空其民無敵利出二空其民半用利出十隙其民不守經國者可視爲細故哉理失其道則天下敖焉若焦餓爲之衣褐帶索啜菽飲水烏能足之旣以渴其源而焦天下矣是故有道之君散財示天下不藏也惟不藏可以守至藏故晏子賀藏臺之火而欲其藏于下鄒穆斷鳬鴈之粟而欲其遺于民此其意顧不善與武王克殷散鉅橋菽粟以利下漢王入秦田苑囿園池

以予民漢文屢詔賜年租之半宋文租徭止
歲賦之中光武以冗禄傷民而即位之日行
並縣損吏之政以師旅傷費而收兵之後復
三十稅一之舊彼豈故輕實哉重在民也是
以晁錯請重粟以重務本玄齡見利害而領
度支林勛上政本之書司馬議差役之法張
栽緝井田之編朱熹陳經界之便師冊立限
田之制趙過教善田之術非拳拳爲民之意
乎及今法之所垂若利于民者則長孫平立
義倉而凶不懼考亭行社倉而民不歉耿壽

昌立常平。而谷價自若。楊於陵通谷帛。而兩稅稍舒。若無害于民者。則劉巴權變鑄錢。以濟一時之急。鄧艾屯淮漕河。以給東南之用。劉晏均輸轉運。而民常得其養。楚材借足金繒。而稅不盈其數。皆利下之法也。他如馮煖焚券以募義。尹鐸損户以憂民。文彥博止保馬之法。劉摯沮粥祠之令。保甲害民。而韓維請易。青苗爲害。而鮮于侁不行。子產作丘賦。而渾罕有譏。季孫問田賦。而孔子不荅。陳恕承委三司。而以不習金穀爲辭。范純仁承命

均稅使而以不就爲却張大遜爲轉運而王

旦以榷利爲戒噫可爲公利規矣

公利篇尾

攘奪篇

天下之財，聚之則歛，散之則裕。故府庫充，百姓貧，是謂上溢下漏，召寇之道也。夫君民父子也。父而榷其子，父雖利，如子何。故所貴父母爲其遺赤子以利而不爭。夫錐刀之末也。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奪絲毫之利，惡在其爲民父母乎。其究也，立人之所怨，聚人之所爭。百計陰奪，甚于晝攫之胥人，無隙妄求，類于覓緇之澄子。魏稅入市，稅邸店，而百

姓舉嗟宋行銀鬮行推排而尺地皆籍唐括户口田賦取間架除陌而天下盡弊漢筭車船筭鹽鐵榷酒酤而海内虛耗是烏知鹿臺之財爲紂亂階碩鼠之刺爲魏怨藪而洛口之倉爲奸雄掩襲之資歟而爲之臣者非孔僅則咸陽非楊炎則趙贊非稅茶之張滂則借商之常都非置自椿錢之朱勝非則請買公田之賈似道非病民之薛向則置大内之第五錡君欲可縱則爲仙客之月進君心可罔則爲延齡之羨餘恐上之責效則爲帝羌

失緜之論。誘上之好大。則爲景德會計之編。究上之內帑。則爲豐亨豫大之說。由是禁錮可贖。武爵可賣。三十年之租。可併徵于亡國。何難哉。蓋常論之。專利之君。剖身藏珠。教民以奪。而欲求免。是猶處女珮珠玉。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拙要膮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矣。嗚呼。白公多藏而石乞危。歸父懷貪而晏桓懼。王戎持籌而君子鄙。季倫善積而金谷焚身。申侯專利而楚文遺璧。貪利者可不戒哉。噫。公儀之家焚杼。

君子以爲守薦。文仲之妾織蒲。說者謂爲爭利。義利之辨。蓋亦微矣。

攘奪篇尾

儉潔篇

夫儉與潔。人主之美德也。三皇五帝之昭察也。是故居取其容身。豈必瑤臺瓊室。衣取其適體。豈必齊紈蜀錦。食取其養生。豈必猩脣雜炙。臙翠象豹哉。堯安陋于土階。舜林戒于塗髹。漢文慎衣于弋地。光武擬陵于丘隴。隋文服浣衣而食單俎。宋祖戒翠羽而斬金輿。仁宗忍燒羊之饑。桓公去肉食之獸。鄭黑肱歸邑減祭。守貴而能貧之戒。叔敖乘棧飯糲有豐而能儉之風。行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祭遵身無奇服，家無私財。蕭文終垣屋不治。孟獻伯與馬無二，皆以有餘還造化，而以不盡遺民間也。蓋財利侈之吾身，則爲無涯之壑，而公之天下，則爲有用之貲。是以張安世辭祿，而使無名錢滿都內。疏大夫公積，而不以財累子孫。子罕之却玉，以不貪爲寶。田仁之辭金，以辱先人爲辭。管寧揮鉏，而不肯顧金。馬援散錢，而羞爲守虜。竇嬰陳賜金廊廡，而待取于軍士。至今猶卓有聲稱焉。柰何驕君侈士，專利以肥己，耗財以廣欲，尚與作者

鄙前人為田舍翁。賣官錢者。嘆先人為無家居。遑不塞者。納贈而寵賂章。馬不全者。入仕而家累萬。建元之貲費。單盡地廬。天寶之金帛。輕如糞壤。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飴澳釜。何曾以萬錢為食。奢之流敝。寧有極哉。噫。虞叔不以匹夫懷璧。而名施到今。衛文侯不以多用費財。而國富百乘。則奢之失。固不若儉之得矣。

儉潔篇尾

節用篇

江海之流不足以滿漏巵天下之粟不足以盈無當之筦用至于費出百孔漏巵也無當之筦也日費一金甚于穿窬之百而況于百孔之費乎是以霍光承凋敝之後而杜延平請儉約以回天范宣布重幣之交而子產寓勸書以相止賀琛陳四事而獨切奢侈之弊陳恕為三司而不吝錢谷之問均輸之資米聯鄙為負販之類安石之法畢仲游指為利藪之區置朔方之議雖閡于時事而實為省

事之箴罷珠璽之疏雖見爲麗言而實爲防漸之道蓋天下之利權在上而君志逞則爲侈用之端天下之利源在下而國用侈則爲剥民之柄是故君子寧廉取而少施毋寧濫用而多求也雖然天下固有儉而無裨者今人見燎衣則必駭見棄食則必驚衣無用之人是燎之也食無用之馬是棄之也而人恬弗怪故公孫弘布被是駭燎衣也而不能駭漢武濫衣之焚晏平仲豚肩不揜豆是驚棄食也而不能驚齊景千駟之棄彼二人者之

儉何造于兩朝哉是以齊太祖躬儉約同金土而未聞其齊之昌晉世祖焚雉頭麻牛紖而無補于晉之弱漢哀敦儉素減冗費而竟以信讒取敗孝元罷宮館省獸馬而卒以柔弱不振梁武衣布飯糲三年不改而不能救臺城之危王導無重帛無儲谷三朝不易而不能伸討賊之義如是而儉亦數米珮鑰之流不能為有無者也

節用篇尾

計晲篇

海上之鷗識機心而輙舉從遊之蜻以友屬而不來知者之知禍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古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翰相頰如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相胸脇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腹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卜相不同皆見馬一徵也而知馬良否非獨相馬事亦有徵聖人上知千歲誠有自來而緑圖幡薄之所從生也愚者多瘠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津迷者不問途即溺且迷而後問

辟之臨難鑄兵。噎而掘井。欲濟何及。威公不得飲食。而後知用三子之非。二世兵至望夷。而後知壅蔽之患。夫差自刎甬東。而後知妻越之爲禍。齊簡被攻廟中。而後知不用鞅言之失。此所謂不察奸而致禍者也。商君極身無二。而竟以車裂。白起血戰帝秦。而賜死杜鄴。吳起振楚。而卒以枝解。大夫種伯越。而身首易處。霍子孟造漢。而禍及其族。此所謂不知止而入禍者也。明皇不忻祿山之敗。而卒以畜禍。梁武不斥侯景之附。而竟以養亂。張

棄之陷于三思以不用薛季杲之計寇準之排丁丁謂以不用王旦之言此所謂不去蠹而致禍者也夫至于宋眞覺欽若之奸于既死隋煬悔獨孤之悞于既敗齊桓欲蒙袂不見仲父夫差愧以面目見子胥則爲計已晩矣甚至于蒙恬不弼主而咎地脈項羽不知人而歸天亡武安不知足而罪坑降則爲見愈非矣隋皇之對鏡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李全令之把臂曰是吾手否噫此尚可與言哉憂之所使則慮亂者不知貫順之策利之所

牽則攫金者不見蒲市之人志之所皷則狂躍者不知溪壑之大噫無怪已

計晚篇尾

幾先篇

鷄忌隼而不忌刀釜。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知風而下巢。而不知來人之覆。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燕雀之處堂。子母相呴。而不知焚突之炯。蝨之處豕鬣。自負堂閫而不知湯沃之具。其知短也。惟明達之人。先事而見之。觀人之言色。而知其腹心。觀國之政事。而知其興亡。故晉臣欲休楚以圖內憂。山濤請釋吳以爲外懼。助元之北軍未出。

而趙範獨先見其非完顏之亡徵未見而一人獨望門而哭凡此皆見其幾者也昔蹇叔送子之師曰吾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趙母論括之將曰吾懼喪國之師而坐其母也晁父見錯削藩以安劉曰吾懼劉安則晁危也知過一入耳韓魏貌矜而知智伯之事變韓魏屬視而知智伯之言泄韓魏不從而知智伯之族滅齊桓耳伐莒之謀登臺而東郭牙識伐衛之心退朝而衛姬覺釋衛之念出朝而管仲知此豈別有術哉誠中形外之驗

徹于肺肝將與將亡之兆神於龜蓍理固然也孔子曰以石投水沒者取之以水投水易牙辨之其此之謂乎雖然天下之事亦有不可測者牛缺之遇盜以知見殺孟賁之渡河以不知見虢知不知不足據也張毅修外而病攻其內章豹養內而虎食其外內與外未可憑也山中之木以不材全主人之鴈以不材死才不才不足信也寳珠亡而池魚死渡江兩而湘山赭楚猿亡而林木禍一牛失而邑入災天下之類是者多矣此又知之所不

及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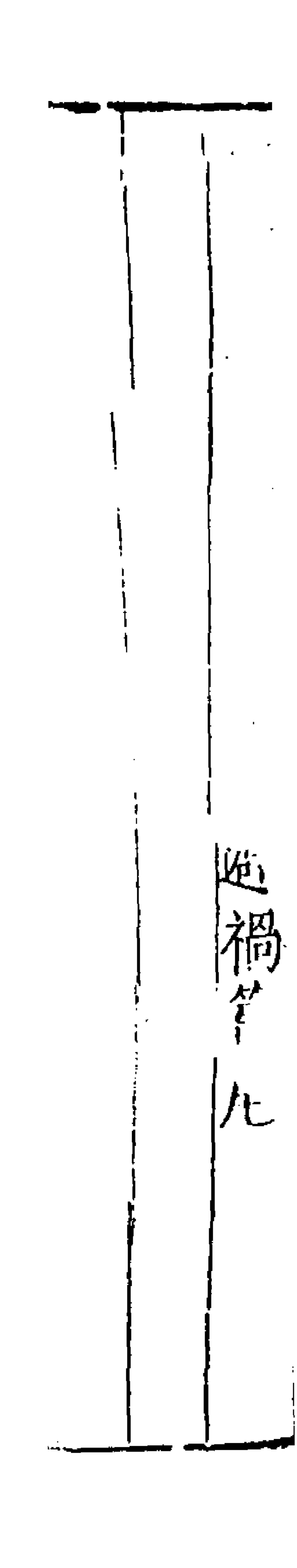
幾先嘗係尼

避禍篇

趙姬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將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況惡乎？甚矣歷世之難也。嵇中散之行已峭潔，薛道衡之造語精微，此則何罪而見殺？非以其爲好耶？海魚有吐黑水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其黑而漁之。其所以庇者，乃其所以禍也。故君子行已必慎，惟隕葉恐其碎顱，雖見蟻且憚置足也。紂飲長夜，一國皆失日，而箕子以獨知爲危。因成登眺，惡縣氏之臺，而隰丁以知心爲

愬焉者祝子罕司城村之以消徇楊齊人田武仲武子沮之以去難本肯范文子直言武子杖擊之曰是將危父也子產忠於鄭子國譙怒之曰是將為不忠者恐也伯宗好鯁直其妻戒之曰是將及于難也戰國處士橫議世主為之前驅而卒有坑儒之禍東漢處士標榜公卿為之折節而卒有黨錮之難竇嬰謝病而與世提論高下遂以為禍階楊惲告免而作歌南山孫會宗以為危道夫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籍可勝道哉

故君子之處世也，居欲深，不欲淺，行欲游，不欲顯，無爲名尸，無爲知主，孫叔敖請邑沙間之地，而九祀不絕，范蠡請泛湖海之舟，而一領獨全，知過知智疵，而先避其禍，改姓爲輔，伍胥知吳沼，而屬後於鮑，別氏爲王，他如郭公之接盧杞，必屏侍妾，鄧林宗之避黨禍，不爲危言，馬援以謹敕誓諸子，而以刻鵠畫虎爲喻，汪景以默沈涵淵[illegible]　人稱華松柏爲比，此皆彡禍君子也，鳥高飛，以避矰弋繳，鼠穴神丘，以避重鑿，意吾知ゝ　矣，


避禍管九